

吴老 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张敖罗 夏丽芳

张敖罗（1935~），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原云南省科委主任；

夏丽芳（1938~），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1958年我们与吴老同年先后到昆明植物所工作，在植物所的26年中一直在他老人家的直接关怀下工作、学习和成长，时时刻刻受到他的教诲。离开（或退休）昆明植物所直至吴老仙逝的数十年中从来没有远离过他，这一辈子当过他的下属、“难友”、秘书和助手，但在我们心中他始终是师长和长辈，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楷模。

吴老离开我们已一年了，50多年的相处难以在数页纸中表达，说实话，我们也不知从何处、何时着眼来执笔追念，只能从生平轶事中挑我们亲历的日常小事来追思老师，以表我们心中的怀念之情。

1961年4月中旬陪吴老、俞德浚、陈封怀老先生以及浦代英书记到丽江植物园考察（丽江园刚建一年多），专程到玉龙山仙踪岩欣赏岩侧坡红棕杜鹃林，恰逢大年，满山坡鲜花怒放，风吹花枝似海浪，就地野餐时观花赏景如痴如梦，三位老先生也忘情交谈甚欢，回忆当年入滇考察往事，谈及将来的美好设想，企盼着今后能把玉龙山建成国家公园，我请俞老回北京向科学院领导汇报，向国家建议。事后吴老深沉地对我说，恐怕现在不是时候，国家正处于困难时候，无暇顾及此等小事。这次难忘的旅行又使我想起一件趣事，我们赴丽江路过大理小住，洱海宾馆过夜，宾馆领导知道来者均是植物学界的老专家，又是北京、广州来的贵宾，特意将招待缅甸总理吴努剩下的一点当时极为珍贵的食料，做了一大锅大理佳肴——砂锅鱼，设想在困难年代吃到鸡、猪肚、海参、火腿、弓鱼、玉兰片、粉丝加豆腐等烩成的名菜，其滋味无与伦比、美到极点。当由丽江返回昆明时





又留宿大理原地，老先生们还想品尝一次，可惜宾馆负责人抱歉万分地说：“接待国宾的食品原料你们上次来时就已用尽，实在难以筹集，抱歉！抱歉！”

1962年7~8月，当时我在丽江植物园蹲点锻炼，我陪同吴老、北京所及昆明所一批专家、同事大约10多人的队伍赴哈巴雪山进行植物考察采集。从大具渡江经哈巴村登山，时值雨季，吴先生正当壮年，由于体胖、眼近视、脚底平，走山路经常跌跤，每次摔倒就哈哈大笑，众人扶起后又随众登山，由于多数人年轻、知识有限，不识的植物多，就连北京所的同志对云南的植物也多有不熟悉的，不断有人向吴老请教，他总是有问必答，不仅如此，还把学名写在你的本子上。由于又看，又答，又要走路，稍一疏忽看路，就难免摔跤，有时会连续摔跤，大家开玩笑：“吴先生是我们的摔跤冠军”。还有一件往事，吴先生爬山坡时，我们年轻人要在左右及其身后相伴，他老人家体胖，用力爬一步总会放气，有时就像驮马上坡连续放气，我们在后面忍不住窃窃私笑，吴先生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吴先生是我们的领导，他从不以领导、专家自居，对下属很随和亲切，从不摆架子，像哈巴山考察时这样亲密无间，天作被地当床地生活在一起，一生就此一次，实在难忘。当时正值困难年代，物资少，油水更少，每天从早出去采集，中午饭啃两个粑粑，晚上条件好一点就睡牛棚，火塘中间架起鲜杜鹃当薪柴取暖。有时没有牛棚就露天搭帐篷，用冷杉枝叶当垫子，铺上油布钻进睡袋过夜。8月天气早上出来洗脸，水面还结冰。有一次采集正碰上牧民打酥油，并煮了大锅脱脂奶，老乡招待我们啃馍喝奶。大家太高兴难得遇上这么个好日子，也可能牛奶喝多了，也可能长久过惯了苦日子，肠胃适应不了，难以消化。那天晚上折腾了大家一夜——跑肚子，我与吴先生睡一个帐篷，我俩一夜也起来好几次。我记得在考察中，不知谁照了一张相，我们每人拿一根箭竹，衣冠不整，头发蓬松、散乱，就像一帮要饭的，但脸露笑容，精神饱满。50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可是野外生活的乐趣，还有吴老看标本记载资料，回答问题、摔跤、笑声、笑样，却永远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想到此时，不知不觉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我1995年访台湾时，见到中研院植物所所长，他说吴先生是我国植物学界的泰斗，他们热切地希望他来台湾访问，请我代他向吴老问好！吴老50年代时就是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后来改为院士），又是国家特等奖获得者，这些荣誉奖励吴老当之无愧，是他一辈子辛勤在科研园地耕耘的结果，我们小辈不知他如何十年寒窗苦读，十年埋头做植物分类卡片资料，为《中国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编写打下坚实基础。可我亲眼目睹的事却永远忘不了，“文革”十年吴老身心受难不说，十年时光可是宝中之宝，没有工作条件，但吴老分秒必争，就在他“劳动改造”烧开水时，利用点滴时光，坐在小板凳伏在一张小方凳上，利用卷烟包装纸盒及一切能利用的废纸，整理当时大兴中草药出版的小册子，增删内容，下班回家埋头工作到深夜（其间得到武素功等同志帮助），经数年努力最后出版了三卷本的《新华本草纲要》，还得了中科院二等奖。我后来也接班烧开水，开水烧得很好，受表扬，就是一事无成。说实话，我等也无法与吴老相比。1975年吴老恢复所长职务，我任副所长，在他领导下，所务会议作的一个重大决议就是把原来定的植物资源开发和山地合理利用的办所方针，调整为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摊子收缩，重点更突出，这对昆明植物所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全所围绕这个中心从理论到实践做了大量工作，出了许多成果，如《云南植物志》的编著、植物区系地理论著、植物资源化学、资源植物调查与引种栽培等。1987年由省政府下达任务，省科委与中科院昆明分院组织数十位专家、学者经2年研究由吴老主编出版了《云南生物资源开发战略研究》（1990年），受到省领导的高度评价。以上种种工作成果，均为云南生物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吴老对下属关心备至，记得1966年1月上旬，我当时正在昆明温泉公社后山大萁队劳动锻炼，1月8日那天上午我在田间劳动，见一辆吉普车匆匆而至，走下吴老，很远就高声喊叫：“老张，恭喜你，夏丽芳生了个儿子！”他是专程开车来接我回所的。2011年我脑内膜淤血住院手术，当时吴老也卧床，知我病了，就专门叮嘱春朝打电话问候，并说，什么病都不要紧，就不要生怪病就好，连续两次问询使我好生感动。吴老的身体令我等一直羡慕，90多岁的老人脸上毫无一点老年斑，虽然耳、眼有疾，但头脑极其敏捷，睡眠、食欲又好，一次我与姜成林去看老人，他见到我们很高兴，也很健谈，不知怎么谈到“文革”中我因窃笑而戴高帽、受惩罚在大楼前游圈之事，老人边说边笑，心情畅快，我俩羡慕老人记性如此之好。到底年岁大，抵抗力弱，难免会有不适，一次春朝电告我，吴老病了住院，心情不好。我赶忙去医院看老人家，见他确实烦躁，见到我说：“老张，你做过我的业务秘书是不是？”我说：“是！”“那你替我去医院领导那里说说，我不能老待在医院里，我家中还有事，我还要工作，老段身体不好病在床，我要去照顾她！”说话时很激动，声音嘶哑差点哭出来，我还从未见过吴先生如此心焦急躁过。我赶忙去找医生，医生说：“老人脑子有点萎缩，会说胡话。”后来才知道全是胡说，主因是用药不当引起副作用，省外专家来会诊，停用原药，不久康复出院。也只有这样的机会，我又进一步体会吴老对工作的痴迷，也深为吴老对老伴的关爱和牵挂而感动。

2011年6月有一天春朝通知我去吴老家。段先生告诉我今天是吴老95岁生日，要我留下陪老人家吃长寿面，吴老眼睛失明了，由吴玉喂食，我看他胃口很好，饭毕时老人说：“姑娘，下午你去买一只老母鸡来煨汤喝。”可见他食欲和身体真好，我等也高兴，一直认为我们肯定能为他举办百岁大庆。谁知2012年3月吴老住院，病情越来越不好，最后一次去看他时，已不能说话，我握住他的手轻轻地在他耳边说：吴先生，张敖罗来看您了，此时只感到他的手无力地捏了一下，可见老人家那时还能识别熟人，虽然我们盼他老人家活过百岁，但自然规律是难以躲避的，吴老在度过97岁生日后，毫无痛苦地安然在熟睡状态下驾鹤仙逝而去，虽然令我们悲痛万分，但想到老人能以这种方式离开我们，按传统说法：“高寿、无疾而终”，这也是一种福气，也不是所有人能得到的。

吴老，您离开我们走了，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